

流金藏札所见之陈志让先生

虞云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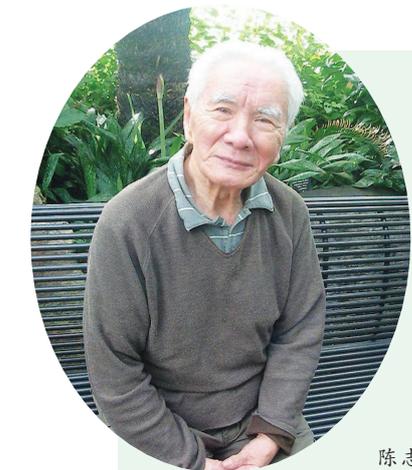
以古稀之年“再学一种语言”，闯入德国城镇史研究的新领域；而新学的德语也能很快熟练地用于史学研究。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学术拼搏劲头，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。

6月27日，《上海书评》重刊李天纲先生十一年前为《军绅政权》再版写的书评，纪念不久前去世的陈志让先生（1919.10.2—2019.6.17），其中提及1992年建议“他择日再回祖国访问”时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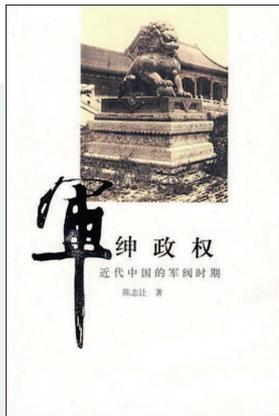
陈先生端着咖啡，意味深长地说：回中国已经不习惯了，最能安顿他晚年的地方是“英语国家”。……我不知道陈先生是否真的“乡愁”已淡。然而，我终究不相信一个写过《军绅政权》，还写过《袁世凯》《毛泽东与中国革命》等重要著作的中国近代史专家，会不关心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。

这段余音悠长的叙事与推断，不禁让我记起三年前为先师编《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》时录存过陈志让致流金师与师母李宗蕻先生的函件。披露这些书札，或许既可以让学界了解1980年代陈志让的学行，也能从另一侧面呼应天纲兄的推测。

1939年9月，陈志让入读西南联大经济学系，本科毕业即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，1945年获硕士学位。流金师是1938年9月以燕京大学同等学历转入联大历史



陈志让先生及其著作《军绅政权》



社会学系的，1940年毕业即赴河南抗日正面战场，他们的交往应始于这一期间。1944年9月起，流金师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，双方在昆明再续旧谊。1946年夏，闻一多被暗杀，流金师也随即亡命离滇；其时任教燕京大学经济学系的陈志让已回北平，次年考取庚款赴英留学，1956年获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，始终设席海外。也就是说，自1946年起，因历史原因双方中断交游达三十余年。

1979年，流金师复出，主持上海师范学院（即今上海师

范大学）历史系。为拓展入学不久的77届与78届学生的视野，他广泛邀请海内外史学名宿大家来校讲座，其中就有移居多伦多大学的陈志让。其时，他已是驰誉海外的中国近现代史名家，记得他的讲题就是军绅政权，不仅本校其他系科，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也有师生赶来听讲。改革开放初期，陈志让频频回国，不仅从事与研究相关的史料搜集或实地考察，也尽可能为中外之间的学术与教育交流穿针引线。有一份1980年代初陈志让的来函颇

能说明这点：

应镠兄 宗蕻嫂：

今夏回华，在邵武、凤皇【凤凰】、古蔺山区访问了一个月，没有到上海来看您们，歉甚。您们都好吧？山区访问收获大，对我的研究（山地农民史）帮助很大。今年休假，除一些杂事之外，集中在统计资料的整理。

我有一个学生 Daum Tom（谭女士）是加拿大出生的华人，约克高材生，专修中国史与语言学。今年在广州暨南大学教

英文，下学年很想到上海再教一年英文。在暨大，工作成绩很好。如师院要聘一个外国专家教英文，很可以考虑她的申请。此人年纪尚轻，但教书很好，处人也很好，既是华裔，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，她亟望能借此机会多了解她父母的国家，望能如她所愿。

望珍摄，望能听到关于您的消息。

祝安！

弟志让上
十月十九日

显然，陈志让对山区访问相当满意，他说弟子“既是华裔，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”，某种意义上不啻是夫子自道。80年代中前期，他几乎每年回国，或专业考察，或学术会议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这有1985年来鸿为证：

应镠兄：

今天收到您寄来的《历史大辞典》宋史部分，非常感激您的老友深情。

去年在上海两天半，简直抽不出时间来拜访您们两位，希望您们不要见怪。今夏到北京，不到上海，又没有见面之缘。望您们好好珍摄，也许明年见。

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，学校也许留我再教两年半时间，到1989【年】完全退休。时年六十八岁。退休后住此或住英国伦敦，还没有定，到那时再说。今夏我先到巴黎，然后到北京，然后回到维也纳，最后到伦敦看我女儿，回家已是八月中旬了。

问候您们两位，家里的人，

和上师的朋友们。

祝教安

弟志让上
四月卅日

1984年岁末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宋史卷》梓行，流金师作为主编之一，随即越洋寄去，令陈志让感动于“老友深情”。其信也证实，1984年以后三年，他每年都来大陆，但日程排满以至无暇访友。“上师的朋友们”或指其西南联大的校友徐孝通、朱延辉诸先生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同行。

1987年8月21日，陈志让再次来函，告知退休近况与即将来华参会：

应镠兄、宗蕻嫂：

久未通信，您们好否？

今年十月七日南京第二档案馆召开民国史档案讨论会，对我这非常重要，所以交了一篇论文，报名参加。十月二日，从多伦多动身，三日夜在东京过夜，四日中午到上海。因为我还没有得到南京的确实消息，不知那【哪】一天乘那【哪】一班火车，何时到南京，所以也还不知道在上海住几天，到那【哪】个旅馆去住。反正我如果能抽出几个小时，一定到上海师院来看望您们。

相见不远，使我非常高兴。在国外遇见了您的一些高足，都学得很好，这也是使人兴奋的事。

我在今年六月卅日退休了，教一个课，带两个研究生，其余的时间在家读多年想读而未读的书，写些文章。

祝安好！

弟志让上
八月廿一日

年之后，陈志让选在七十岁生日当天致函流金师，袒露了自己的研究计划，其时他已退休，为搜集史料而小居德国。

尊敬的老朋友：

一个原因是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一切跟信息交通的事都非常贵。所以我选定今天写信给您贺年，用平邮寄到，祝您和府上的人，新年快乐。

好些年来，有些同事说我“有点骗人的样子”，因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，

（下转11版）➔



◀ 程应镠、李宗蕻夫妇年轻时留影



▶ 程应镠先生授课